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黃繡球 第二十七回 施老爺實心為地方 張先生誓願開風氣

話說張先生看那班秀才走開，才把眉頭放下，想了想替他們好氣，又替他們好笑。到後來與黃通理閒中談及，黃通理長歎了幾聲，說：「如今中國四萬萬人，像這樣的，只怕就有四分之一。自古道：秦始皇焚書坑儒，豈知自從有八股以來，書不焚而如焚，儒不坑而如坑？你道他這班秀才，是在所坑之中，其實像從前那班考博學鴻詞的、講經學的、講詞章的，千千萬萬，老生宿儒、翰林進士，那個不陷在坑裡？這幾個秀才說話雖然鄙俗，倒能平心靜氣，不怨父母，不怪師友，曉得是為二百幾十年的風氣所誤，識見卻就明亮得很。不過久中了腐敗的毒氣，養成一副軟軟骨頭，習成一副措大面目，頹唐落拓，掙扎不起精神。究竟他說的，確是本心老實話，又是探原立論，比如今外頭的浮薄少年，沾著些眼前新學皮毛，就把他的父母師友一概推翻痛罵，不曉得按時世立言，一味叫囂，就高得多了。這些人，據我看還不是扶不起的阿鬥，怎樣能就他一隙之明，替他們引出點光來？他們好比昏暗了的鏡子，埋在土中，鏽鈍了的鋼刀，丟在地下，我們既然遇著了，何妨把這鏡子、鋼刀也磨磨看。便算鏡子已破，刀至缺了口，不能成個完全之品，到底磨了出來，也還有點用處。老張你道何如？」張先生道：「請繡球嫂子大家商量些。」於是告訴了黃繡球，施太太也就聽見，備細的問過那班秀才的話。黃通理照著張先生遇見這班秀才所說，從頭至尾的一談。又把如何能夠提拔這些秀才的意思。要請施太太想個法子。施太太聽說那些秀才埋怨他不曾施捨育嬰堂、清節堂的一層，忽然有悟，便對黃繡球道：「這個真是我們沒有想著，我想育嬰堂的孩子、清節堂的女人，都可以進得學堂，除了三四歲、六七十歲，其餘都可教得。外國人連那疲殘警還教他們識字習業，我們如今的力量程度，可是辦不到這個地步？然而像我們同志當中，要分出幾個人到清節堂去，施些教育，卻甚不難。畢太太好去教書，王老娘好去演說，徐進明好去教字，吳淑英兩位小姐好去教畫，另外教書、教繡、教算、教音樂各就所長，認定一事，每日只分點功夫，惠而不費，諸位諒無可推托的。至於安排那班秀才的法子，我也有一個主意，要回到衙門同我家老爺說聲，叫老爺再發一條號令，移知學老師，請老師把學中所有老少秀才以及貢監童生之類都開列清冊，按著人數，問他們有情願進小學中學堂讀書的，就撥入學堂；有不能進學堂讀書的，就頒發各種新法教科書，交給他們，叫他們自立蒙館；再有連新法蒙館都不能教，同這班說話的秀才似的，就叫他們當個演說生，把通理先生所編的一切白話書本，也像從前王老娘、曹新姑派他們各處去演說。這樣三種，都請老師在冊子上注明瞭，那個能進學堂，那個不能進學堂，那個能教蒙館，那個願當演說生，一分分清。等我家老爺一試過，就這樣分派出去。但須責成老師，立個限制，是凡年輕的生童，在三十歲以下，只許自己進學堂讀書，或堪任蒙學教師，或另外改習別業，不許也馬馬虎虎注在冊上，想來他們不是十二分庸碌無能，以及老而無用的，也必不肯列名。等試過之後，酌量人品才具，每月津貼些，叫他們各有所事。譬如地方上多添幾處義塾，多設幾處鄉約。這種義塾鄉約，都用蒙學堂的法門，一洗從前陋習，名是與我們不相干涉，似乎只安插些窮老生童，暗底下卻原在我們範圍之內，同我們的宗旨合成一氣。那經費算起來，也未必甚多，總還籌措得出。本來地方上蒙學女學最為要緊，這麼辦起來，雖說不一定完完全全，倒總可以開通些蔽錮風俗，造就些寒苦人材。好在我們這地方不大，結得起這個願來。若是通都大邑，可就行不成了。」當下各人聽施太太這般說法，那有個阻擋之理？

數日後，施太太真同施有功去說了。施有功就商量去辦，但不用報名註冊，只選了些窮老讀書人，酌派在各處廟宇公所裡，立蒙館、設講約，由官給發束脩薪水。育嬰堂裡，也派了人去，棲流所、改過局，連那押發犯人的待質公所，也像派官醫的派定了人，一律只用演說。提出些好的，隨即撥到中小學堂，另設一班，請人教習。又略仿外國的法度，小孩子上了八九歲，如果不習生意，家裡請不起先生，若不就近送到各處蒙館裡去，就要罰他的父兄。蒙館課本，一概在學堂領取，不須自備。人情習於簡便，一不要出學錢，二不要費心力，誰有個不願叫子弟上學的？那班窮老生童得此事業，更誰不踴躍歡喜，個個相安？行了一年，真個地方上弦歌比戶，桃李成行。

風聲傳了開去，有附近別處地方都仿著照辦，來抄寫章程。可是章程是呆的，辦法是活的，別處地方那裡有黃通理夫婦這樣人？別處地方官，那裡有施有功夫婦這樣人？抄了多少章程，問了多少門道，總是個辦不成功。內中有一處，離著自由村不遠，同自由村是個毗連的地界，地方比自由村更小。張先生就發了誓願，說：「讓我把全家移去，到那裡佈置一二，也開個男女學堂，也設個不纏足會，也各處派人演說，看看風氣能開不能開！」黃繡球道：「如此，你張先生也算是開闢新洲的哥倫布了。」黃通理道：「豈但是哥倫布，要能把那一處做得同我們這裡一樣，簡直是開通太平洋航路、為兩半球鑿成交通孔道的瑪志尼！漸漸的一處一處做開去，都成了我們的殖民地，不更就是英國的立溫斯頓開通非洲全部的本領嗎？這個志願，原不易償，倒也不可不有。老張既然要去，我就極力贊成，再在我們學堂家塾裡揀幾個人一同前去，幫著你鼓動起來。那裡風土人情，同我們這村上差仿不多，言語也極其相通，沒有什麼格。帶了家眷，便算專門開館去的，看事行事，立得住腳，諸事可慢慢做去；立不住腳，仍搬了回來。路不甚遠，花費有限，也不必全眷都去，只要尊夫人一位做個主兒。另外就是王老娘、曹新姑二人同去最好，男人就帶了復華，其餘等事成之後，陸續增添。」施太太道：「王老娘未免年紀太大，又離不開小女。曹新姑也離不開王老娘，一人絆住了兩人，不如拜煩畢姊姊同去。」黃繡球道：「畢姊姊這裡的醫務很忙，如何能撇得下？我想不如還是我去。」其時櫻兒已嫁了人，不做丫頭，在黃繡球學堂肄業，便道：「我願同行，別的事我不會，我去勸人放小腳是可以的。」張先生道：「就是這樣。黃嫂子去了，各事都有個稟承。復華、櫻兒又都是麻利的，揀個日子，即便起身。」黃通理、黃繡球、畢太太各人喜之不迭，大有個吾道南行之樂，遂在學堂裡置酒祝賀。

不多幾日，張先生夫婦同黃繡球、復華、櫻兒到了那個所在。上船登岸，租定房屋。那邊原也有張先生的同業朋友，又是鄰近同鄉，說起來只道有祖墳在此，帶了家眷來修理墳塋，要有些時耽擱。同業朋友不免談到衙門中事同地方情形。張先生便趁勢說，施有功怎樣的賢明，怎樣的能辦事，現在把學堂辦得怎樣鬧熱，讀書人安插得怎樣妥貼，你們也有人仿著要辦，來抄過章程，倒底可辦了沒有？那同業朋友說：「現在通行要辦的事，也辦了些，卻是我們的官，並不曾到你們衙門裡咨取過章程，這想必是紳士們做的事了。」張先生便問：「你們紳士當中，有幾個肯做事的呢？像我們那裡，連紳士太太們肯做事的，都不計其數。」大家說道：「我們也聽見這樣講，可是我們這邊的紳士甚少，紳士當中的女眷們，更從不出頭露面。只有個開典當姓孔的，夫妻兩口子，倒肯拿出點錢，在地方上用用。這姓孔的，原是山東籍貫，寄籍在我們這裡，捐了個員外郎，大家都稱他為孔員外。平日地方上，有什麼要創辦的事，籌捐的錢，他總肯盡心出力。前年我們這裡也開了一個學堂，就是他一人出了一千串的經費，才勉勉強強開起來的。他那堂客，稍些識得兩個字，在家裡收了些女學生，不要人家的學錢。除此以外，像他家的，就沒有第二人了。」張先生問：「你們地方上有幾家典當？他這姓孔的典當有多少架本？」說：「架本也有限得很，典當連城外，也不過兩三家，都是小的。」張先生把這番說聽在肚裡，回去也黃繡球說了。黃繡球道：「這個容易，我也貼一張條子出去，叫內設女塾，學資不計，那孔員外的妻子，自然來打聽我們，我就可同他來往。」張先生笑道：「你真是世界上一枝自由花，插到那裡，開到那裡。這事又一定從你發達了。」

果然歇了幾日，有個女孩子要來上學，黃繡球收了下來。教了不到兩日，又來了兩個，說是孔府上薦過來的，並問這裡張奶奶能夠教幾多額子。張先生對那薦來的人講道：「這裡教學生，是我們親眷姓黃的黃奶奶，房屋不寬，也只能收到十個八個。」黃繡球插著說道：「如果人多，自然要另租學堂，現在不過借此消遣，算不得什麼教學生的。拜望你家員外太太，承他的情，改日登門領教。」那薦來的兩個，同那初來的，一共三個女孩子，原來都是他典當裡朝奉的女兒，在黃繡球身邊讀了幾天書，便把黃繡球一切情形都傳到孔員外家裡去了。孔員外也在外同張先生結識，談起來意。

孔員外十分高興，說：「我們地方的事，本輪不到我姓孔的與聞，不過忝居聖人的後裔，這讀書上學，總應該出力幫忙。賤內把家務交給兒媳婦們，閒著無事，就收了些典中同事的女孩子教幾個字，又從貴處買了些學堂書，清淺明白，同小孩子打個樣兒。前幾日曉得令親黃奶奶也能教女孩子的書，先叫伙計們一個女兒上門試了試。賤內著實佩服，所以又薦了兩個過去。這位黃奶奶，莫非就是貴處黃通理先生的令正嗎？久已聞名，原來同你老是親眷。你老既然要來敝處開辦學堂，在下實不敢參預。若是少些經費，在下還可以量力報效的。你老不知道，我們這地方比貴處幾年前更是閉塞，差不多十家人家，就有十家不通世務。一個實缺地方官，做了已經兩任，糊塗昏憤，那裡能像貴處的施老爺？所以在下說你老要開學堂，不敢參預。你老是外邊新到敝處，尤其耳目昭彰，先不先這裡地方的人都要妒忌，至於女學堂三個字，更莫輕提，就這樣在家裡收三五個女孩子，還要都是我們同伙當中的人，或者可相安無事。稍為鋪排一點，出個什麼學堂名目，保得定登時要興風作浪！在下是爽快人，說爽快話，你老總得再聯絡些這裡地方上的人，緩圖機會。聞得黃奶奶是位女中豪傑，只怕到了此地，豪傑也要受困。」

張先生道：「這話不然，前日子確有人到我們那邊來，抄了辦事的如種章程，說要仿照我們來辦。既然有這種人在地方上，怎見得事情辦不成功？」孔員外聽得，沉吟了一回，說道：「哦！不錯，不錯，這裡有位新科舉人，從來沒有在家，此番中了舉，才回來一趟，聽見貴處的風聲，也回家鄉人談過，被家鄉人罵得狗血噴頭，說他是什麼黨什麼黨，我倒忘記這回事了，要末是他到貴處抄的章程。現在此人又出門去了，即此一端，就可想見，在下豈肯說誑話的呢？」

張先生謝過了孔員外，又與黃繡球商議，住了個把月，一面寫信去與黃通理、施太太說知，一面考察這地方的人情風俗。黃繡球也早與孔員外的夫人通過來往，暗中也著實計議，竟其一無下手之處。忽然得著消息，說張先生那邊的官府施有功同這裡地方官對調，黃繡球道：「這卻好了，我們那邊已是造成的房子，這裡還是一片瓦礫堆，無人管業，又不許人清理瓦礫，划出界址，白放著我們造屋的好手，無所用之。等施老爺來，押住了一定挑去瓦礫，出空場子，有礙路的荒草，芟去幾根，然後我們再來打間架、釘木樁，包管也造成上好房屋。更要建個大橋，從我們那邊到這裡，兩路打通，這才顯出我黃繡球的手段。我從來不信專制，但是中國的百姓，受慣了專制勢力，必須要有個專制的人，在上面同水車上鞭牛、磨子上鞭驢子似的，他才甘心服從。借著一點點專制力量，我們便可慢慢放手做來，這好比用兵，要裡應外合；又好比唱戲，要人打鑼鼓。當初我們不是施老爺，那裡就能有後來兩年的光景？這施老爺，真是會打鑼鼓、會做內線的人。我們趕緊回去，請他早點到這裡接印。」

張先生看黃繡球說得高興，也自歡喜，但道：「通理先生早晚必有信到，且看如何說法，再定行止。」隨手接著黃通理來信，大概說辦事為難，切莫操切。外鄉不比自己家鄉，設使下手太利，收不住拳頭，反而於事有害。好得施有功夫婦指日到任，你們且不必回轉，等他見面商量。裡外開路，自然弄得到平平坦坦，獨有調來的那官，到底是個何等樣人，不怕他昏憤胡塗，只怕他頑固執拗，須得打聽了給我實信，好在地方上做個準備。

當下黃繡球同張先生參酌一切，修了一封回書，叫復華專送了去。復華交與黃通理看過，遞給畢太太、施太太一同過目。這個當口，施有功忙的辦理交代，施太太也不能談及於此，就暫時擱下。後事如何，也暫擱一擱，請看官再看下回。